

英国著名心理学家麦普斯顿博士的争论心理学著作



口舌之争

——男人对女人

[英] Elizabeth Mapstone 伊丽莎白·麦普斯顿 / 著
蒋显璟 / 主译



WAR OF WORDS
women and Men Arguing

光明日报出版社

WAR OF WORDS
Women and Men Arguing



口舌 之争

——男人对女人

[英] Elizabeth Mapstone 伊丽莎白·麦普斯顿 / 著
蒋显璟 /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口舌之争/(英)麦普斯顿著;蒋显璟主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1. 2

ISBN 7-80145-359-X

I. 口… II. ①麦…②蒋… III. 心理学, 争论—研究 IV. B84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4903 号

War of Words

Copyright© Elizabeth Mapstone 1998

本书根据查托和温达斯出版有限公司 (Chatto & Windus Limited) 1998 年版
翻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0-4004 号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口舌之争

著者: [英] 伊丽莎白·麦普斯顿

译者: 蒋显璟

编辑: 温京华

出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发行部

地址: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100050)

电话: 63082437 传真: 63035673

E-mail: yrs@263.net.cn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数: 187 千字 印张: 13

版次: 2001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5-359-X/B·3

印数: 8000 册

定价: 19.80 元

关于本书

在观点发生冲突、争论开始的地方……

(P. G. 沃德豪斯, 1933)

没有纯粹的事实, 只有阐释。

(尼采, 1901)

本书论述的是争论的心理学, 更具体地说, 本书讲的是根据你的身份和争论对手是男是女的不同, 一场争论的意义也会随之改变。它探讨了我们是怎样阐释那些人人卷入其中的日常讨论、辩论和意见分歧的, 并证明这些东西的意义中心就是性别。

本书讲的不是我们交换的词语, 不是我们如何争论。关于谈话风格和语言研究的书已经汗牛充栋了。它讲的是争论过后, 我们反思时会发生什么。

在日常生活中, 与人们一般的看法不同的是, 真正重要的倒不是人们实际说的话, 而是人们怎样记忆说过的话。

想想吧。你在实际进行争论时, 忙得不亦乐乎: 监测着对方的话、从公开的意义下琢磨出潜藏的涵义、找出对方的弱点、搜罗你自己的辩解辞、在记忆中搜索有用的信息、用手头现有的材料构筑一个无懈可击的地位。反之, 假如一致意见很重要, 那么你就会积极地寻求会合点、有时甚至会删除掉你自己论点中的一部分, 以便把对方论点中最精彩的部分包容进



来，监测着对方的身体语言和语调，调整你自己的反应以使你给对方意图和意思做的解释更言之成理，并传递你自己的意思。你忙个不休，对方也没闲着。

只是在争论结束后，争论的重要性和意义才能被评估。在那个阶段，人们只记得被选择的只言片语的交锋，再多的就很少有人能记起了。人们可能只记得令人光火的话，并转述给第三者（“你能相信他居然会说……吗？”）你也许会记得那些叫你心头温暖的话“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或构成辩论焦点的一次交锋。但总的来说，你不可能回想起说话的顺序、身体语言、以及我们所看出的一些非话语表达的符号。你记得的只是争论的大体意义，争论最初是怎么发生的，以及你把自己观点表述给对方的成功程度。就是这种阐释留在你心头，影响着你随后的行动。

因此，本书讲的不是逻辑，或构成合理论点的要素；本书也不打算教你怎样去赢得一场辩论——虽然你一旦理解了人们辩论时的内情，你也许会觉得本书会有所裨益的。我也确实讲了几点窍门，教人怎样利用这种知识。本书探讨的不是人们如何辩论和他们所用的话语——关于这个题目的书已够多的了——而是辩论过后人们怎样阐释论点，怎样重构其意义。

真实生活中的的争论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它们在活生生的人之间发生，而人是有角色、期望和关系的社会存在物。不可能想象有两个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就争论起来，即使他们间的关系只是陌路人的关系。再者，即使陌路人也是有性别的。我将证明，关系对于人们怎样阐释互相间的不同看法是至

关重要的。你对对方了解多深、你们之间关系多密切、你喜不喜欢他/她、你们中谁的地位更高，不仅只是这些才是重要的；性别归根结底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我们社会中，人们广泛承认，辩护一种观点的欲望和照顾他人感情，两者水火不相容。在另一方面，人们原则上一般都相信，争论作为讲理的辩论和交换观点是件好事。但在另一方面，实际的争论又使人心烦意乱，而且人们往往把意见不一看成是对个人的冒犯。即使在大学里，虽然学术争鸣被认为是做学问的根本，但意见分歧还是可能导致怨愤不满。因为实践中的争论往往被看成是敌对性的、有伤温情与友谊，因此争论在传统上被认为是男性的专利，而女性则被期望通过和解来避免争论。即使在我们快进入 21 世纪时，这些传统的性别期望还是在人们讲述的每日争论故事中比比皆是。

我要证明，性别上的僵化模式使得男人能低估在一切关系中的女性分歧和争论。

这句话不应被解释为所有男人都低估所有女人的论点。意思并非如此。这句话意为性别角色提供了一个被社会接受的框架，在其中女人的论点可以被满意地解释，而不需要男人修改他的立场，从而允许低估女人的论点。许多男人都利用这一优势，根本不足为奇。可能使人惊异——甚至感到震撼——的就是：女人不知怎么的不能胜任逻辑理性辩论，这个看法流传甚广。

我们倒情愿相信这些古老过时的偏见早已寿终正寝，但可叹的是它们却似乎发现了长生不老的秘诀。正如维吉尼亚·伍

尔芙 (Virginia Woolf) 企图杀死“家中的天使”时所发现的那样：“她那虚构的本性对她帮助很大。杀死幽灵要比杀死真实的东西难多了。”有些妇女想坦陈己见，但被用来贬低她们的世俗偏见就是假想的幽灵，我们以为这些幽灵早已长眠地下，却没想到它们还继续纠缠我们。我的研究中所发现的事实与我们想相信的如此格格不入，也许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我倒不是早预料到了这些事实。直到 80 年代中期我开始研究争论的心理学时为止，性/性别 (sex/gender) 都只是被包容在实验设计中，好证明性/性别的差异。

许多调查者使用这些术语的意义似乎都各不相同。在本书中，我用“性”这个词来指明生物学特征，即那些决定着把一个新生儿叫做“男孩”或“女孩”的特征。在报道一些分析结果时，我假定被称作“妇女”或“男子”的群体是毫无问题的：被包括在分析中的人大部分都在问卷上禀报了自己的性别，即“女性/男性”。我用“性别”这个词来指两性间的文化和社会关系，包括诸如“性别角色”和固定类别之类的概念。我自己的信念就是，妇女和男子之间大部分可确认的差异都是被社会构成的，也即文化或教养的后果，不是天生的。这一信念当然并非毫无争议，因此在第五部分中我将更详尽地为我的立场辩护。与此同时，在探讨男女们对争论的态度和解释时，我用“性别”这个词。

我在研究中有意包含了同等数量的妇女和男子。我确信僵化模式业已过时，确信自己能证明在涉及意见分歧和愿意倾吐心声时，男女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因此我在受试者对争论的态

度和关于争论的陈述方面有鲜明的区别时，感到十分震惊。材料中有一些清楚的模式，而要弄明白它们的惟一办法就是假设男子们在抵制妇女争取平等对待的要求。

这些调查结果也使其他人惊诧莫名。我在一份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篇理论文章时，却引起了媒体的轰动，令我十分惊愕。那篇文章的标题就是《争论的社会建构中的劳动分工》。你也许会想，标题的本意可不是为了取悦通俗报刊的。但一位自由撰稿记者认识到，这个不起眼的标题也许会掩盖着一些有争议的思想。由于他最初的调查及为《每日邮报》写的报道，我的电话铃声持续响了一星期。大发行量的全国性报纸，例如《每日邮报》、《每日快报》、《星期日独立报》、《卫报》和《人物报》都登载了文章评论我的调查结果，它们的大字标题表述虽各异，但主题却相同：《总是不对》、《即使有理，妇女在争论中也赢不了》、《妇女为什么总是辩不赢》

来自全国各家报纸和电台的男性记者们（所有的早期调查者均为男性）都急切地加入了论战。事实上，我的文章并没谈论赢得或失去争论，因为我关注的是态度和解释。实际上，在我所有的研究中，我都没问那个受试者争论输赢与否，只问对方听到了他/她说的话没有。因此我从未写过妇女总是争论不赢。然而，我所说的话中可以合理地推断出这一点来：当一个女人不同意男子的见解时，他总是贬低妇女的陈述。

记者雷吉·利特尔在《牛津邮报》上登载的一篇文章似乎概括了普遍的男性态度。这篇文章沾沾自喜地指出，“妇女在舌战中总是失利”并（大致精确地）引用我们电话访谈中的



话，它声称我“在英国心理学学会学报上登的论文正引发着一场大辩论”。同一版面底部上另一个方框里的文章问道：“但是，爷儿们，你们愿意跟这批娘们争论吗？”“这批娘们”就是一组女士们的照片，作者蓄意有几分残忍地描述她们。这些人包括乔·布兰德（Jo Brand）——“身材肥胖、大嗓门、脾气暴躁”、薇拉·杜克华斯（Vera Duckworth）（《加冕街》里的典型人物）——“她对讲道理的争论颇有几分启示”、西比尔·福尔提（Sibyl Fawley）——“她老公巴西尔亲昵地把她描述为‘我的小水虎鱼’”^①、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②——“铁女人那咋咋呼呼的作风让内阁成员都爆发恐慌”、还有格兰达·杰克逊（Glenda Jackson）——“曾被描述为那张引起了一千艘挖泥船启航的脸，她足可与任何男性议员匹敌。”^③毫无疑问，这种文笔在男性读者看来颇可解颐，但作为讲道理的争论却行不通。这个问题的真实目的就是让男性读者摆脱困境。那一系列广为人知的面孔照片加深了他们的这个信念：任何能“在激烈的舌战中保持不败的女人”（雷吉·利特尔语）要么是脑子有毛病，要么就是个吃男人的怪兽。看来不必认真对待这个心理学家的调查结果。

有趣的是，我注意到随着那一周的过去，许多男性记者、

① 译注：产于南美的一种凶猛的肉食鱼。

② 译注：英国前首相，1979—1990年间在位，是保守党领袖，有“铁女人”的绰号。

③ 译注：此处为化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描写绝世佳人海伦的诗句“那张引起了一千艘战舰启航的脸”，借以挖苦杰克逊。

播音员和编辑都使得我的这一断言更言之有据：男人往往不认真对待一个妇女。正如《人物》中打字标题撰稿者所写的那样“你赢了，丽姿”。^① 这整个事件就是一个闹剧。

但有一个认真对待我的调查报告的男子就是《每日快报》的专职专栏作家杰佛里·维特克罗夫特。他居然通读了那篇学术论文，并承认我说的也许有理。他写道：“我认为任何通情达理、讲理性的男人只要停下来审视一下自己的感情，就会承认她说得有道理。我们确实本能地害怕能辩论过我们的女人。”

在《两性间冷静的辩论的一个论点》标题下，他接下去建议说，问题不在于是男人用老眼光看待女人，虽然他也承认男人确实这么做，但问题是大部分人往往像孩子般争论。他作出如下结论：

“我们的问题……就是新的稚气行径。大家都像在托儿所里一样惹人讨厌、歇斯底里、咄咄逼人。没人能心平气和地或不带人身攻击地争论一个问题。麦普斯顿博士认为男人应该停止用老眼光看待女人，……而我则认为男人应该成熟些。”

他确实说出几分道理来了。但是我想探讨的就是用老眼光看人的问题，而不想把它搁置一旁。我发现维特克罗夫特所用的那些形容词——惹人讨厌、歇斯底里、咄咄逼人——通常都是用在妇女身上的，而许多妇女都说她们竭力避免一些可能会招来这些断语的行为方式。

男女间的分歧和争论深深地触动我们每个人的心弦。我们

① 译注：丽姿是伊丽莎白的昵称。



的性别是我们的心理中的一个根本性的成分。我们大家都知道自己是分属男人或女人的性别。有些人不满于自己天生的生物性别，并觉得生物的性和作为社会关系的性别之间有冲突；有些人甚至别出心裁地要改变自己的生物性征。但不管我们选择了什么性别取向，不管我们是否满足于生来就有的生物性征，我们的性别都是我们的心理生活中的中心部分。

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跟异性的关系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想能够爱自己的爱侣、享受幸福的家庭生活、跟同事友好相处、有朋友、不想要老是担心自己说的话会被“误解”、被“错误地解释”，从而导致争论、甚至争吵。

市场上如今畅销的几本书解释说，男女间沟通有困难，是因为他们在不同的文化中长大，甚至说他们是来自不同的星球。只要人们能理解这些被描述的区别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这种探讨途径还是很有道理的。

我计划再进一步，试图解释清这些区别是怎么产生的，它们在过去为什么有用，而现在却需要改变。我将把我的解释基于心理学之上；然而，在试图建立男人和女人之间关系的新理论时，除了提到心理学上几个确立了的理论外，我还需要提到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几个理论。我的目标是尽可能地让本书阐述清晰，又不复杂。但是我相信我们需要设法理解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我们为什么觉得现状让人不舒服，如果我们努力的话，我们会走向何方。假如我们不愿检查自己行为的理论基础，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停滞不前——我们就可能会相信业已发现的男女区别是由生物学决定的，任何变革

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

如果谈“理论”让你不快，那么你就可能会考虑到，你一直在运用你自己不明言的关于人的理论。我们都这么做。我们需要研究出自己的理论来解释清，人们为了在社会中起作用是怎么行事的。这些理论一直是埋藏心底、不可明说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必真的意识到它们，或把它们形诸话语。但对他人的判断总是建立在我们对普遍人性的了解之上的，是建立在某一具体个人如何适应普遍模式之上的。确实，心理学家们现在相信，患自闭症的孩子之所以有他们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不能想出这些关于他人的暗含理论来，因为他们理解不了他人也有头脑。

我们中大部分人都知道，其他人会思考、会计划、有动机，用心理学术语来说，也就是我们有“心灵的理论”，即使我们从来不需要像这样想。

因此，我们都有关于他人的暗含理论，而且具体来说，我们都有关于妇女和男子之间关系的理论。在本书中，我将展示人们在不同关系中跟妇女和男人所进行过的争吵。有时你会觉得所描述的恰恰与你看问题的方法相同，有时你也会想争论说，情况并非如此。本书中引用的所有人都自愿地参与了我的研究——引用的公开发表的言论例外，在这种情况下我将加以说明。（由于我许诺不公开他们的姓名，因此名字就表示化名，而姓与名同用就说明是一个同意公开姓名的真人。）所有的引用语都旨在表明，即使我们能够而且确实在几乎一切事情上都意见不一致，但我们在英语国家中生活的大多数人都有关于妇

女和男人的相似暗含理论。我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把暗含的理论公开化，好让它们易于接受改变。

今天的年轻人中有一种新的充满希望的心情，而且男人和妇女确实也想发现互相沟通的新方法。我们在走近新千年时，该把那些旧思想永远抛弃掉了，它们本来该在几乎一百年前跟维多利亚女王一起寿终正寝的。1835年时，那本起名怪异的书《女人：真实的她和理想的她》的作者赞同地引用了一位哲学家的话：“争论纯属男子的特性。说自己总是有理是男子特性，这么说太过分，但觉得自己有理并显露出这种感情来，在女人来说就不太优雅。”今天有谁会想出这样明显荒谬的想法来？

但是这些古老的想法虽然在现代人看来如此荒谬，却仍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暗暗发挥作用。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从未公开提出过这些思想，让它们暴露在20世纪末毫不留情的理性之光下。我的书就是个严肃的企图，要揭露这些破坏甚至摧毁男人女人之间关系的潜藏信念，从而终结它们的存在。

研究方法

本书是以 1984 年开始的一项研究为基础写成的。那项研究调查人们是如何记忆和解释不同关系中的争论的。调查牵涉到 600 多人（主要是在英国和美国），形式为访谈、记日记、填写问卷和某些实验。

关于我如何分析受试者的话语（定性分析）的一则简短解释，可参见注释。

1. 访谈为 3 种类型：

(a) 非正式的访谈：我随便地谈我的研究，并请受试者评论。由于争论是个普遍的现象，所以受试者一般都很乐意谈论自己的观点、态度和经验。有 200 多人提供了轶事和其他细节，对本书的写作很有裨益。

(b) 正式的访谈：我拟了一套既有封闭式的也有开放式的问题，以便能做比较、得出结论。受试者被要求回忆一系列不同关系中的争论，并回答关于这些具体争论的问题。在正式访谈中有 49 名妇女和 40 名男子，有 119 名受试者提供了不完整的数据。

(c) 录音访谈：我还录了对 23 名受试者的访谈。本书中收录了有些人的故事，还有些人的观点可能丰富了我的调查，但他们的话可能未被引用。

2. 日记

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曾报道过 38 名妇女和 26 名男子寄来的 54 篇日记。本书还包括了另外 146 名受试者的日记。



日记作者们被要求把连续一周内他们经历过的任何争论都记录在案。争论的定义是“任何一种局面，在其中两人对一个问题持不同看法，每人都希望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观点”。有些人记了2周的日记。记日记证明是很困难的，受试者们常常提到说他们忘了记日记，有许多争论都没记录下来。注意到这一点尤为有趣：生活在一起的人（丈夫和妻子，父母和成年的孩子）通常都不记录同一场争论。因此从这些数据中得不出争论频率的结论。此外，许多志愿受试者都发现，这项任务太难了，如果他们很忙碌，或处于很艰难的人际关系中，“关于同一题目有太多争论”，那么做起来就尤其困难。因此，日记都来自自我选择的一组受试者，确实必须由访谈录和其他来源的数据补充，才能做出概括性的描述。

本书中引用的数据分析是从被分析的第一批54则日记中提取的。为了避免由个人独特行为模式的人所引起的歪曲事实，本书只通过采取在某一特定关系中（首批具有完整数据的关系）每个人的一次争论来做比较。详情可参阅本书作者的博士论文《理性的男人和讨嫌的女人：争论的社会意义》。

3. 实验性调查

设计了一种实验性局面，以便导致一对受试者的争论，并确立了他们影响对方程度的衡量标准。问卷也问了受试者在争论过后对他们的争论伙伴的态度。实验是用按年龄和文化程度匹配的陌生人来进行的：有12对全为男性，12对全为女性，12对男女混合，总共有72名受试者。另有72名受试者作为朋友结对参加了实验。

4. 问卷

麦普斯顿关于对待争论的态度问卷（MAQ）发给了牛津受试者委员会的 152 名成员（81 名妇女、71 名男子），也发给了日记研究项目的 54 名供稿人（38 名妇女、26 名男子）。

致 谢

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书中都有一篇致谢部分，感谢他人的帮助和鼓励。要完成一本以调研为基础的书而不受惠于多人，这是不可能的。我希望借次机会公开感谢那些帮了我忙的一些人。

首先，我必须感谢 600 多名对此项研究做出贡献的人。那些寄日记的人中大多数都是匿名的，即使他们让我知道他们的身份，我也许诺过不公开。因此，我只能以最泛泛的话语来感谢对我有帮助的人中的大部分。谢谢你们愿意与我分享你们争论的经历，谢谢许多人把我征求日记的请求转给朋友和亲人，因此使我觉得包括各年龄层和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的人。

许多人与我分享了更多经历，给我寄来了长长的书信、想法、建议、剪报、书籍等，确凿地证明了争论心理学对我们中很多人来说是重要的。其他人慷慨地答复了我的询问，有些寻找了相关材料，其他人愿意接受详尽的录音访谈。最公开地致谢是很困难的，因为我许诺过不泄露受试者姓名，但是我必须。特别感谢：莱斯利·理多克和克莱尔·肖特百忙中抽空与我长谈；玛格丽特·戈德尔帮我在电脑上搜寻、发送了许多有用的信息、对几章做了评点；玛丽·玻伊尔和玛丽翁·泰索对几章做了很有裨益的评论；阿德里安·科伊尔曾寄送过打印好的论文和讨论的录音。大卫·威尔柯克多年来寄送了大量信息，并修改过第三部分中的图表；伊安·诺威尔做过很多评论并剪了许多报纸；玛格丽特·和马尔柯姆·伊给我大力支持，并友好地跟